



城墙上，有人放羊吗

■赵利辉

多年前的一个深夜，我在西安南大街的马路上，看见一位老农赶着几只小羊，不声不响地朝南门外走去。这在当年的西安虽不算稀奇事，但也不是司空见惯。街上还有一些行人，路过的汽车时不时鸣着喇叭，老农抄着手，面无表情，一根鞭子斜插在他怀里。

几只小牲灵无疑是紧张的，像第一次走进城市的乡下孩子一样，不敢东张西望，只顾低着头走。老农和小羊从哪里来？又要到哪里去？在那个深夜，几只羊穿过城市的街道，是要回到城墙外的乡间去呢？还是已被城里开泡馍馆的店主买了下来，就要被赶去屠宰场呢？老农和羊朝我迎面走过来，近了，借着路灯的光，我和几只羊相视而过。它们显然也看见了我，大起胆子“咩咩”地叫了起来，像是遇见了熟识的村里人。小羊们友善的眼神，欢愉的叫声，立刻打消了我心头涌上的一丝不安——想必它们应该是要回到自己辽阔而自由的乡间去的。

这件小事已经过去很多年了，偶尔，我还是会莫名地想起，大抵是因为“羊”连接着我脑海中一处坚固而又精彩的记忆和联想。

我听母亲讲过杨妈妈和“羊妈妈”的故事。

母亲年轻的时候，在西安一家照相馆工作。母亲不识字，只会在暗室里洗照片。母亲有一位姓杨的女同事，是照相馆的摄影师，我和大姐叫她“杨妈妈”。但杨妈妈长什么样子，如今我仅有一点模糊印象，

那还是我9岁的时候，曾和她见过一面。那年，母亲已从西安回到老家10年了，只有父亲留在古城里。我们去父亲时，母亲还特地带我去看望了杨妈妈。我一见到她，按照母亲事先的嘱咐，叫了一声：“杨妈妈！”她欣喜地把我揽进怀里，给我许多水果糖吃。那天，母亲很高兴，和杨妈妈手拉着手说话。杨妈妈好像流泪了，她对母亲说：“你的手粗糙多了。”母亲说：“和泡在洗相片药水里一样的。”她们曾经是工作上的好搭档，多年不见，自然有说不完的话。我什么也不懂，只顾吃我的糖。后来我了解到，我家的老照片，大多都是杨妈妈给拍的。“她是个善良的人，而且喜欢你大姐。”母亲在世时说。

我大姐是1962年在西安出生的，我们姊妹姐弟5个，只有她受过杨妈妈的照顾，而且她还有一位“羊妈妈”。这件事令母亲终生难忘。有一天，母亲带着2岁的大姐加班，大姐哭闹不止，饿得哇哇叫。母亲的乳房却如空空的米袋，哄骗不了孩子。杨妈妈看不下去了，一把抱过大姐，跑进照相馆的暗室。神奇的是，大姐在暗室里不哭了。“她哪里有什么奶水……她那时还没有结婚，就是哄哄孩子。”母亲晚年回忆说。那次，母亲和杨妈妈熬到第二天早上，等到单位食堂的老炊事员上班。老人用豆腐渣给我大姐做了一碗汤，并一勺一勺喂进去。大姐吃饱喝足慢慢恢复了元气，母亲和杨妈妈才松了一口气。之后，母亲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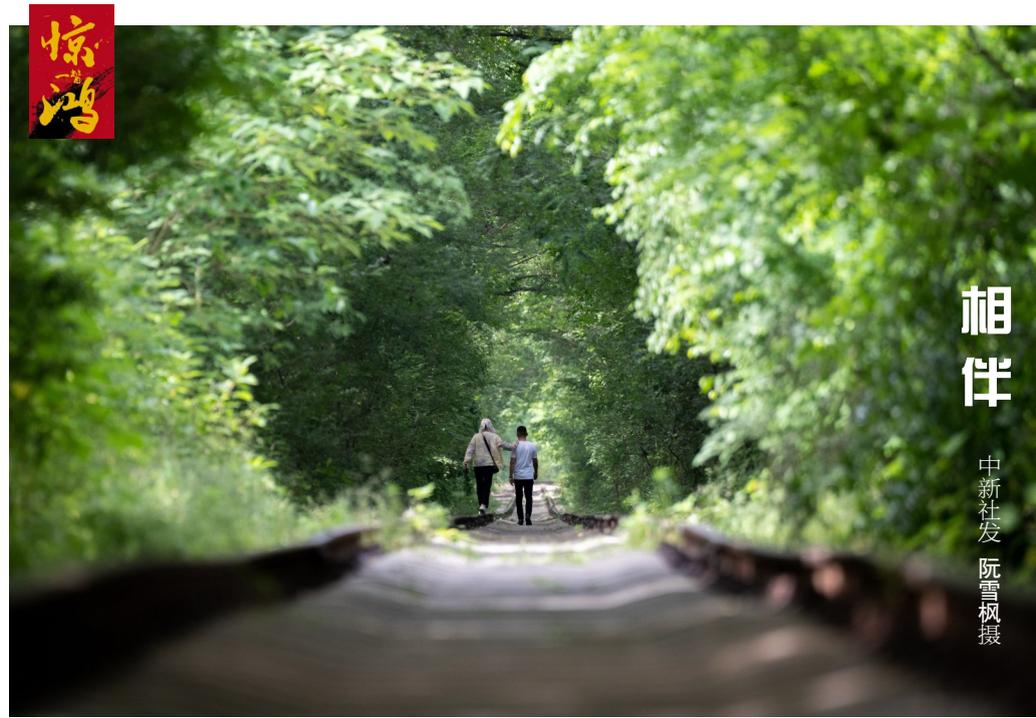
城墙下一位老人家里买到了羊奶，直到她微薄的工资无力支付下去。“你大姐是喝羊奶长大的，那时候城墙上有人放羊。”母亲对我说。

关于城墙上放羊的事，我曾问过古城的两位高寿老人，他们十分肯定地说：“是有这回事儿。”但我翻完了五大册的《西安城墙》画册，并没有找到哪怕一张城墙上放羊的照片。我亦曾咨询过一位文史专家，他沉默良久之后说道：“沉溺于怀旧有什么意义呢？人总不能活在过去，应该朝前看。我写的书不记录这种事情。”

一次上网时，我搜到一张上世纪60年代的西安城墙老照片，年代距今其实并不算太远。照片上的一段城墙，垮下来一道大斜坡，露出了青砖包

裹着的土城墙。土墙上长着几棵小树，树下长满了草，能有小树的半腰高。老照片仅标注有时间和地点，没有作者署名，令我浮想联翩。我发散想象，那个家里养了一头奶羊的老人，或许就住在大斜坡附近，这张照片的作者就是杨妈妈。作为一名摄影师，她熟悉古城的每一处角落。兴庆宫的亭榭，青龙寺的樱花，古朴的雁塔，市中心的钟楼以及围着它的长长的城墙……这一切都是她镜头里的风景。杨妈妈急切地为我母亲打听羊奶的消息。当她听说有一位老人常常牵着一头羊，从这道大斜坡上到城墙让羊吃草，便立刻寻访到大斜坡。杨妈妈拍下这段快要垮塌的土城墙，是怕我母亲找不着这个地方。那天，杨妈妈守在斜坡下，等候去城墙上放羊的老人，结果等到天黑也没有等到。但根据这个不甚可靠的消息，我母亲不久后就在大斜坡附近的老人家里买到了羊奶。自照相技术传入中国，至今没有一位摄影师留下一张关于农人在西安城墙上放羊的照片。这样的照片只存在于我的大脑中，其关于对善良的崇敬、关于对历史的尊重。

后来，古城再没有了我母亲和杨妈妈的身影，我却觉得城墙上一定有放羊的老人，以及他的羊。太阳每天照常升起，照耀着这座古老而现代的城市。它的万丈光芒，它落下时的余晖，都是温暖的。但丁说：“我曾去过那阳光最多的地方，看到了回到人间的人无法也无力重述的事物。”仅此一句，我已潸然泪下——人活着是为了讲述。



相伴

中新社发 阮雪枫摄

闲思随笔

■刘峰

儿时的夏夜，我最喜欢的事是跟随大人们去野地里看护庄稼，于清风明月之下听虫鸣。

离村不远，有一片庄稼地，种植着玉米、大豆、西瓜、红薯等农作物。紧挨着庄稼地的，是一条溪流，两岸野草茂密，藏了不少虫子。为了防范野猪、野獐糟蹋庄稼，人们在野地中央搭了一座草棚。

白日里，坐于棚中，浓阴匝地，人面俱绿；到了夜晚，清风徐来，叶摇影动，爽心怡人。棚子的顶部，苦着茅草，爬满

了丝瓜、南瓜、扁豆、豇豆的藤蔓，虫跃其间，宛如齐白石的写意小品。

当月亮从地头露出脸，银辉泻在庄稼上，清光闪闪，影子斑驳。地里开始热闹了起来！一开始，是几只虫子在鸣叫，随后，蟋蟀、油蛉、螻蛄、蝈蝈、纺织娘等虫子开始活跃起来，虫鸣密集如雨。溪流水声，在遍野虫鸣面前，反而低沉了许多。

有不少虫子喜欢灯光。当草棚内亮起一盏油灯，虫子们或飞、或跳、或爬，悄悄朝棚子聚拢。有的蛰伏在棚顶，有的潜在棚子周围，它们高高低

低、深深浅浅地鸣叫，错落有致，别有韵味。

与虫子打交道时间长了，让我产生了观察它们的兴趣。在我看来，昆虫世界里，纺织娘最好看、声音最好听。尤其在油灯下看纺织娘，有一种“灯下看美人”之感。掐几朵丝瓜花、南瓜花，悄悄放在灯下，人坐在灯影里，就有纺织娘现身。

每一只纺织娘都是那么好看，有翠绿的、紫红的、黄褐的，人们分别称之绿纱娘、红纱娘、黄纱婆。在我看来，绿纱娘通体翠绿，如翡翠雕琢，像灵气充盈的苏小小；红纱娘

一袭红妆，宛如美丽的新娘，像《西厢记》里的崔莺莺；而黄纱婆身披黄裳，内敛朴素，像纺织技术家黄道婆。

再听纺织娘的鸣声，“轧织、轧织”，仿佛织女在纺纱，使人想起《古诗十九首》里的诗句：“迢迢牵牛星，皎皎河汉女。纤纤擢素手，札札弄机杼。”纺织娘发声时，频频振动翅膀，宛如一团小雾，给人一种梦幻之美。尤其露水下来时，纺织娘一边噬着花叶，一边发出鸣叫，纯净的天籁带着花香，让人内心澄明、神闲气定。

长大后，我才知道纺织娘“芳名”不少，有络纬、莎鸡、络

丝娘、纺花娘等等。《诗经·国风·豳风·七月》写道：“五月斯螽动股，六月莎鸡振羽。七月在野，八月在宇，九月在户，十月蟋蟀入我床下。”古籍《尔雅翼》提到：“莎鸡振羽作声，其状头小而羽大，有青褐两种。率以六月振羽作声，连夜札札不止，其声如纺丝之声。故一名梭鸡，一名络纬。今俗人谓之络丝娘，其鸣时又正当络纬之候。”

眼下已进入夏天，我若不挑个夜晚去野外听一听纺织娘之声、看一看纺织娘之貌，真怕误了清风明月，辜负了这个万物蓬勃的季节。